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M
TEXTOLOGICAL
READING

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丛书

主编◇张一兵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

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

◇张一兵 / 著

Textological
Reading
R

Bobert
8220



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丛书
主编◇张一兵

TEXTOLOGICAL READING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 意识形态

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

张一兵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81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张一兵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丛书)

ISBN 7-80109-646-0

I. 问…

II. 张…

III. 阿尔都塞—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5356 号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87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为了试着理解马克思思考过什么，我们所必须做的，最起码是回到马克思，“我们自己思考”他想到过什么。我们甚至要感谢马克思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弱点、空缺和疏忽：这些弱点、空缺和疏忽有助于说明他的伟大，因为我们只能在重新开始自他的逝世所中断的叙述时，才能提到它们。

——阿尔都塞

将此书献给我的老师

——孙伯鍈先生

丛书总序

张一兵

自1982年徐崇温先生第一次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至今,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术视阈拓展。尽管在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上还存在异议,但由该辞条所导引出来的相对确定的研究范围的确客观地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问题域。我个人认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延展不但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狭隘性,对其学术含量的提高和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空间之开拓,更是起到了巨大的内在驱动作用。从时间上看,这不能再算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当我们冷静地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时,却实在不敢说这是一块已被深耕过的土地。在许多次学术讨论会上,我都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自我反思:“我们是否具备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对一些论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问题。^①但是,我在此所做的的确不是一种简单的他性指责,因为以往身处这一研究领域的我自己也同样不很高明。

^① 1990年在深圳召开的纪念恩格斯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位老前辈就向我激愤地质问道:“不懂他们写的东西,就不能批判吗?!”没有认真读过一个文本,不懂一种学术思想所表述的意思,就可以评论,甚至加以重罪宣判,这是那个过去的时代的学术霸权逻辑。

在我们以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然包括我自己过去曾写下的一些论著和论文)中,基本运思结构是先直接转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著述家的观点,然后再进行一种有支援参照系(主要是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否定性的宣判。我后来发现,这种批判性解读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而言,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指认他们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以建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反抗话语。这里的关键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一部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恰恰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精心解读的基础之上(暂且不谈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读构架),如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罗姆在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米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书的认知;而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本身就是文本学的重要成果。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将以何为据去判定他们的对错?难道仅靠传统教科书体系作为绝对真理的标准?此其一。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自己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某一流派的思想大师,他们用以重释马克思的认知构架本身就是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话语,如青年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之前的生命美学理论和韦伯的社会学,萨特早期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弗罗姆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阿多诺的无调音乐理论等。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就不能透视这些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视阈,又怎能实现对批判对象的深层理论框架的真正解构?这可能也是我在十多年前,写作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文时感受到的一种深深的具有反讽意味的痛楚:明明在马克思文本的理论支援背景和方法

论构架上都逊色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可我们却说人家错了。这不能算是科学的研究。这些年来,我之所以认真地重读式地“回到马克思”,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上述情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导因。我以为,要达致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研究视阈新的深度和广度,首先有待于我们自己内功的加强。在经历了十多年的资料性评述研究以后,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到了不得不深入一步的时候了。这首先需要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态度,认真踏实的文学工作,以及高屋建瓴地驾驭当代西方哲学文化的新型深度模式。

在我看来,当我们具备上述“回到马克思”和真正持有西方当代学术话语这两个基本条件之后,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度研究的真正入口是脚踏实地的文本学解读。其实,冷静地反观国内学界20年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翻译和人头式总体评述的水平上展开的。回首自《历史与阶级意识》以来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我们的研读水平大都停留在资料性的转述阶段,即便是已涉足一定的专题性研究,也远未达到精耕细作的深度。触目可见的研究路数是众多二手资料的客观描述再冠以“主义”的大帽子,恰恰缺乏以驾驭性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的深入研究。因而,对于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重新转过身来,再一次认真面对我们一度以为完成了的文本和人物,建构特定的历史语境,以真正找出其理论逻辑和主旨的“症候”所在,在深度解读的基础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本学拓荒以及真正的批判性思考。

我曾经说过:“所谓的文本学的对象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原著研究’。专门标定文本学这样一个新概念,旨在要明确一种理论逻辑上的界划。虽然文本学也是研究经典著作,但其基本的认知模型和方法与传统的原著研究相去甚远。从狭义的文本学角

度来看(广义的文本可以泛指一切可解读的对象),所谓‘文本’,并非仅指特定论著中文字的总和,它同时背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历史性的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并且,由于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作者本身的认知系统随着思的动态语境而改变,这必然决定了一个作者的文本本身不是一个静止同一的对象,不是一成不变地从第一本书的第一句话同质性地说到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因而,关于文本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同样的言说背景和言说意义的假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非法的同质性逻辑。而且,自文本诞生之日起,其作者就已经‘消隐’了(福科在同一意义上说‘作者死了’),我们所能遭遇与对话的永远是历史性的文本而非写作者本人(这一点在已故的文本作者身上表现尤为突出)。由此可见,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布展开来的,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于是,读者的‘支援背景’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解读过程。伽达默尔所说的文本诠释中不同视阈历史性融合和作为解释结果的‘历史阐释效果’,说明的都是这个意思。而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最根本的不同,是我这里标注的:文本学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僭妄”。^①

当然,在此我还得写下两点特设说明:一是此处我所标举的文本学研究,并不是在巴特后期那种完全后现代互文性文本阅读语境中立意的,它多少还具有一些传统解释学的意味,保留这一现代性的经典文本阅读模式,主要是由当前中国学界的文本研究的非规范性现状决定的。^②固然,在部分重要的方面,我也引入了一些后文本学的观念和情境,但这只是作为一种警示性的理论反打而在场的。其二,建构这一经典文本学的读法,我的本意决非打算持

^① 参见拙文:《“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② 例如国内一些学者在尚未弄清文本学的基本语义的情况下,轻率地将版本考据也称之为“文本学研究”。

有一种凝固化的学术立场或逻辑构架,而至多是想让人知道,在进入现代性批判时,我们手上应该居有的文本语境的**厚重性**。这就像走进晚期海德格尔的批判语境时,必先真正居有胡塞尔的现象学精密意识解析构架一样。我认定,对于中国青年一代学者,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来说,这种阅读训练具有像马林科夫斯基所说的“田野调查”作为社会学研究基始那般的前提性和不可跨越性。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断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实际上还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而这种文本学的研究却恰恰是其他一切专题性研究的合法基础。所以,为了从那种海市蜃楼式的标签化窘境中摆脱出来,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从头开始。在浩如烟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群的大地上,让我们背负起深置入文本的理论解读之犁,一步一个深印地向前走去。努力了,流汗了,终有一天,我们将迎来累累硕果的季节。

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的第一步吧!

2002年8月27日于南京大学

序

阿尔都塞，一个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并不十分陌生的名字。^① 无论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还是文学评论、电影理论或美学理论的相关讨论里，他的所谓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能都会耳熟能详。可是，今天，当阿尔都塞越来越光亮于后现代—后马克思语境中的当代欧洲学界时，我们却对他的学说何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思想辐射力感到茫然。疑问只有一个：我们是否误读了阿尔都塞？我的回答是：可能。误读的原由可能在于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故和一种浮躁的理论遮蔽。

^①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阿尔都塞1918年10月16日出生于阿尔及尔近郊的比曼德利小镇。其父是一个银行经理。阿尔都塞从小信奉天主教。1924~1930年，他在阿尔及尔读小学。1930~1936年在法国马塞读完中学。1937年曾参加天主教青年运动。1939年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院。同年，因战争中断学业应征入伍。1940年6月被俘，囚禁于德国战俘集中营内直到战争结束。其间，患精神病入院治疗。1945~1948年重入高师读哲学，师从巴什拉教授。1948年完成高等研究资格论文《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的观念》后留校任教。1948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1950年正式脱离天主教。1975年6月，在亚眠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0年11月16日，因精神病发作，误杀其妻。1990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2岁。主要著作：《孟德鸠斯：政治与历史》(1959年)；《保卫马克思》(1956年)；《读〈资本论〉》(1965年)；《列宁与哲学》(1968年)；《为了科学家的哲学讲义》(1974年)；《自我批评材料》(1974年)；《立场》(1978年)。

2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

首先,这个变故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亡故的阿尔都塞凭借着一大批遗著的问世再生了。^①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光亮于60~70年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身后,出现了一个早年身心满是病态的天主教徒和一个黑格尔信徒,以及晚年脸色阴黑的前现代性的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家。精确地说,这些真实的生存影像是阿尔都塞一直有意遮蔽的真相的另一面。这导致了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戏剧性和无解之神秘。一个过去在澄明之处亮相的阿尔都塞、一个被精心遮蔽起来的多面阿尔都塞同时出现在人们的研究视阈中。^②原有的同一性固定幻象破灭了,只剩一团正在消解的迷雾。用拉康的话说,即在那个开始就空缺的地点上,以空无贴上的补丁脱落之后,露出的却是更大的空洞。这是大写的他者的又一次胜利。

打探这个谜底的前提是呈现阿尔都塞一生所布展的复杂而痛苦的生存之谜和矛盾的思想之谜。1950年以前,阿尔都塞信仰天主教。这是他思想的真正根基和始终不曾完全抹去的神之残迹。在天主教中,相对于高高在上的外在神性而言,个人的现世生存是一种需要排解的虚假空无。肉体个人只能通过中介才能与万有的神沟通,在茫茫的世俗苦海中,个人主体遍历物性苦难,最终只得赎尽原罪,当内省到一切皆伪,方能两手空空重返彼岸的上帝之城。在启蒙话语中,上帝即是人自己被强制剥夺并偶像化了的类(关系),即那个柏拉图式的理念他者之后,最大的大写他者。新教改革的理路是让个人主体直接与上帝(类本质)相关——上帝就在我心中——以消除天主教中那种媒介化的遮蔽。当然,青年阿尔都塞

^① 1990年以后,先后出版的阿尔都塞的文稿有:《来日方长》(自传,1992年);《论哲学》(1994年);《黑格尔的幽灵——阿尔都塞早期论著选》(1997年);《马基雅弗利和我们》(1999年)。

^② 日本学者今村仁司说,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阿尔都塞最新文本群,向人们呈现了两个阿尔都塞,即“公开的阿尔都塞和秘密的阿尔都塞”。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曾经参加二战以后出现的“行动的天主教”之类的教会革命，这种革命在面临法西斯与死亡的恐惧中主张回归一种社会解放，这种将神恩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的实践神学甚至直接通达社会主义的人类解放。个人即空无，不在场的上帝之君临是阿尔都塞革命神性大写构架的开端。记住这一点尤为重要。

青年阿尔都塞第二个重要的理论站点是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不同，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情结必然凸显黑格尔哲学中与个人自我相近的自我意识。青年阿尔都塞并非偶然地选择了与天主教同样无视个人(激情)、标举普遍性绝对观念的老年黑格尔。1947年完成的高等研究资格论文《论黑格尔哲学的内容概念》一文的核心，是否定性的无(vide/void)。首先，这个“无”一方面联结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物相批判、物化现象之有实为本质之无、观念之空；另一方面，它又直接确认了启蒙境域中虚假个人本体之上帝(大写主体)的空缺。其次，在这里，阿尔都塞似乎是将黑格尔已经填补了的康德黑洞再一次显露出来，即自在之物的本体空缺之无，这种无正是真理之思的深层呼唤。其三，黑格尔逻辑学的初始概念之抽象到历史性生成的具体(抽象)观念，无非是空洞之无到实有之无的演化。特别是当理念物化和沉沦于自然、社会和个人意识的历史蛹变进程中时，绝对观念的逻辑构架就是君临实存的神威之无。其实，从黑格尔的否定个人主体的逻辑学无形圣殿到结构主义的无个人主体构架论，通道是直达的。在法国当时如日中天的结构主义语境中，青年阿尔都塞很自然地拒斥一切人本主义，这其中也包括他一开始就明确反对的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异化史观。此处，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中的伪个人主体论是这一转换的重要精神原动。

50年代初与天主教告别后，阿尔都塞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怀抱。之后十年的沉默令阿尔都塞以一种光彩夺目的形象登场。法国新科学认识论和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学的支援背景，使阿尔都塞重新解读的马克思脱颖而出。阿尔都塞对自己前期思想的有意遮蔽如此成功，以致人们错觉这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大师是从天而降的

他似乎来无源,去无踪。^①一度,人们只知道一个拒斥人本学逻辑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

然而,这种同一性的假象终于随着新史料的问世而解蔽了。可是,猛然面对一个多重形象的阿尔都塞,倒乱了过去那种同质性的论说阵脚。人们一时间无法将那个天主教徒、正统黑格尔的信仰者与“结构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统一起来,特别是晚年阿尔都塞又在斯宾诺莎和马基雅维利的怀抱中,突然回到古代原子论的“偶然遭遇的唯物主义”(1982~1986年写作的《偶然的唯物论》)。人们开始怀疑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未曾善终的,更有甚者,他被宣判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这造成了一种阿尔都塞思想的四元异质断裂和分立。在当代阿尔都塞研究中,它成了一个不解之谜。不少当代阿尔都塞的论者只是将这四个各不相同的阿尔都塞在研究中外在分列,他们始终找不到一种统合的研究理路。

其实,以我的理解,四个相互断裂的阿尔都塞还是有其深刻的连续性的。这就是以个人主体的缺席为核心的无主体座架和伪主体的反目的论观念。从阿尔都塞I的天主教中个人之外的上帝,到阿尔都塞II的黑格尔贬斥激情个人的抽象逻辑构架,此岸物相的空无性是彼岸神性和理性的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III问题式的隐性统摄,症候阅读中的非视像的空白和意识形态中的社会无意识,都指向一个对个人主体的祛除。马克思那种人的本质是一定现实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变成了拉康语境中以无建构无的主体空洞,个人是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一无形装置的空位(职能)的说法,不过是将镜像和象征符码的他者篡位和填补改写成肯定性的社会关系的织补。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是颠倒过来的拉康。不过,无的倒置还是无。所以,当阿尔都塞将历史唯物主义的

^① 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对自己某些东西的遮蔽是有意识的。他明确说过:“人不应当公开发表自己的手稿,也就是不应当公开发表自己的错误。”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黑暗的一面,他就是只留下光亮。

本质定义为无主体过程时,他所进行的还是一种很深的承袭。如果说,晚年阿尔都塞的“偶然遭遇的唯物主义”是阿尔都塞IV,无非也只是阿尔都塞III的生命衰落的悲观投影。与青年马克思那种积极向上的自由主义冲动不同,他不再关注伊壁鸠鲁的能动偏斜,而在德谟克利特的无定性偶合中寻得了真正的主体解脱。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偶合,这是海德格尔存在论中历史被抛性的总体化。而这里,回家的人学诗意被拒斥,价值批判仍然被改写为历史实然的本真。在杀死他者(妻子)之时,阿尔都塞已经破尘登临彼岸。在那里,乌有的他将再一次重新复归上帝的怀抱。

由于本书是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专题性研究,所以,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分别逐项研究青年阿尔都塞和他的晚期理论思想,但破解这一关系性的难题将是此书的一个附带性工作。我会将这些最新的文献史料,作为深入解读那个光亮阿尔都塞的重要的深层依据。

其次,一种浮躁的理论遮蔽是我们对“阿尔都塞III”的误认。作为本书研究焦点的光亮的阿尔都塞(60~70年代的公开文本群,以下文中所指认的阿尔都塞主要是这个光亮的镜像)是一位应运而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家。比之于当时燥热不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派,他似乎是冷静而理性的。他的著述,并未从内容上提出什么簇新的观点、形成独特而系统的框架体系。如果我们用一句话去概括他的理论,无非是他借用了巴什拉、拉康、福科等人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话语,告示人们应该如何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① 阿尔都塞的哲学逻辑有极大的针对性,他公

^① 阿尔都塞的思想语境依托于1960~1970年的巴黎学界。巴什拉、拉康与福科的思想是阿尔都塞复杂语境的理论支撑。说到阿尔都塞与福科的关系,有学者评论说:“他们似乎都共同关注人的主体活动必须具备的无意识结构、人的话语所采取的难以理解的复杂形式”,以区别于人本主义的主体哲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柯林尼可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

开提出要保卫马克思,反对从青年卢卡奇到弗罗姆、列斐伏尔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哲学倾向。阿尔都塞哲学的出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一种重要的历史性理论反拨。因而,历史给理论烙上的时代痕迹在阿尔都塞哲学中清晰可见。

我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阿尔都塞的思想称之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加以贬斥。因为从阿尔都塞思想发展的全程来看,他最终还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尽管他的理论表述方法中存在着种种未必合法的理论挪用,他对马克思的解读尚有大量的武断臆想,但阿尔都塞的学术立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①可是,不同于前苏东学界的观点,我们又要说阿尔都塞并没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类逻辑中挣脱出来,因为他在正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时,往往又走上了与人本主义相反的另一科学主义的极端,而且时刻企图从某种意义上误读马克思。

义》,远流出版公司(台湾)1990年版,第11页注3)。在一定的意义上,阿尔都塞与福科的70年代的思想更为接近,只是后来后者的观念又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前者则是原地踏步的多。深一层看,阿尔都塞的理论背景更加复杂,斯宾诺莎、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马基雅维利,特别是象征和黑格尔,都是他重要的理论资源。参见阿尔都塞:《亚眠的答辩》,《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3~4辑合刊,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① 在这一点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前苏东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思潮是非常宽容的。1978年前苏联理论界出版了第一本全面批判“新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书名为《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这是一本囿于严重教条主义观念的著作。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几乎所有入本学流派均靶上有名,可偏偏没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学者(别索诺夫:《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无独有偶,1984年由前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著的《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书中,却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者较大的介绍篇幅。其中,固然也批评了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等人的某些观点,但总体上,这些理论家及其思想还是被归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中的(《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当然,我不得不说,作为严肃的学术讨论,属于那个年代的这些书,其思想逻辑和理论分析是极其简单和肤浅的。

其实,阿尔都塞的致命弱点倒不是他的哲学所沾染的所谓“结构主义”式的玄秘理论色彩,而是他仅仅在进行理论研究和斗争,从而使他的理论“战斗”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学派如出一辙地根本脱离着社会发展的现实,尤其脱离了工人运动的实践发展。在这一点上,作为极具实践色彩的“新左派”旗手安德森对他们的批评是中肯的。安德森说:“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里,理论已成为一种奥秘的学科,它所使用的艰深术语,适足以说明其远远脱离政治。”^①当然,这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无奈的强大资本主义现实挤压中畸形出来的理论倾向。在一定的意义上,阿尔都塞的现实感甚至还不如他批评的青年卢卡奇和葛兰西。不过,在当时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特别是这股思潮借反战情绪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曲折造成的巨大阴影,把为数众多的西方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搞得晕头转向时,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犹如一股清新的空气。有人评论说,阿尔都塞是使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从漫:黑夜中复苏的人。^②也由此,阿尔都塞的哲学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国内以往对阿尔都塞的引介(我个人认为,目前国内对阿尔都塞的理论关照还谈不上认真深入的科学研究)中,人们过多地关注了阿尔都塞在一定逻辑框架支配下生成的具体理论结果,这可能主要是对马克思思想史的重读,以及作为这种重读结果的马克思哲学史的“断裂说”、“理论上拒斥人本主义”和“历史是一个无主体过程”等。在这种评介中,被忽略了恰恰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建构方式本身,这就肯定造成了一个可怕的诠释学盲点:真正的阿尔都塞被遮蔽了。以阿尔都塞自己的话而言,我们是在“阅读方式I”的一种弱视的光线下看到了栅栏中能看到的東西。这个栅

① 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② 埃里克森:《阿尔都塞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5页。